



影視新浪潮

隨著短劇行業從「野蠻生長」邁向精品化轉型，不少演員以短劇為跳板打磨演技，相繼獲得了長劇領域的入場券，實現從流量到口碑的反哺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專訪短劇「一哥」孫樾、「霸總」舒童、「阿姨專業戶」鄔倩與許夢圓。短劇演員正憑實力實現價值躍升，不僅完成從「被看見」到「被認可」的蛻變，更打通短劇與長劇的雙向滋養通道。而這背後，也有行業的深刻變革：從單集千元成本到百萬級投入，從同質化套路到《家裏家外1、2》等精品湧現，短劇用3年完成「狂飆」到「理性」的轉型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、胡永愛

短劇演員破圈反哺創作

孫樾舒童主動求變

當長劇市場的門檻讓多數演員陷入「蟄伏困境」，短劇賽道的崛起正改寫演藝行業的生態版圖。不少曾被貼着「非主流」「演技差」「過渡性」標籤的短劇演員，也正憑實力實現價值躍升。演員的成長與行業的成熟相互成就，流量與質感實現雙向奔赴。

孫樾被業界尊稱為短劇「一哥」，自2022年涉足短劇，不到1年便憑藉《閃婚後，傅先生馬甲藏不住了》《哎呀！皇后娘娘來打工》等作品成為現象級爆款男主。看過短劇的人，幾乎無人不知孫樾。劇裏他是「霸總」「富二代」專業戶，劇外卻是目標清晰的「人間清醒」。

「我想演一個有始有終的角色，把他的故事從開頭講到結尾。」科班出身的他，畢業後隻身北漂，和多數青年演員一樣，曾經歷過試戲無果或只能出演小配角的階段。首次接觸短劇，他便被角色的完整性吸引。「從相識、糾葛矛盾，到最終走到一起。這個角色的一生比我的經歷豐富，我很想試試。」

孫樾與短劇行業幾乎同時起步。短劇1.0時代，拍攝條件簡陋：機位最多兩個，打光全靠手持燈棒，劇本像小說，許多台詞令人難以啟齒。但在這片混沌中，孫樾卻看到了機會。不同於以往在劇組中無法左右大局的無力感，孫樾在短劇裏看到了自己的可能性，他會親自修改台詞，即興添加表演細節，大膽向導演提出自己的想法並盡情展現。

孫樾拒敷衍想演年代長劇

「戲比天大，把角色演好不能只掛在嘴邊。」在身邊人眼中孫樾是個「工作狂」，哪怕只有3分鐘的短片，他也會認真寫人物小傳。「我希望我演的角色行為邏輯說得通，讓觀眾有想像空間。」短劇經常一拍就是20個小時，他幾乎不用休息室，只為隨時待命。「短劇的戲基本全圍繞着男女主，我希望導演需要我的時候能馬上看到我。」

面對千篇一律的「霸總」角色，孫樾也曾遇到創作瓶頸，所以深知「求變」的重要性。問到如何才能避免千篇一律？他認為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止思考，哪怕這個事情當下是無解的。其次是不斷給自己充電，「多學、多看，只有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才能讓角色更精彩。」

這份「變」也不止於角色，如今的孫樾，多了編劇、製片人、導演等身份，由其自編自導自演的《冤家請簽收你的小星星》已於2月14日上線。而身份轉變的契機源於他收到的劇本日益同質化，甚至出現一集僅12個字，寫着：「男女主吻戲，自由發揮2分鐘」的敷衍情況。孫樾感到非常震驚與失望：「我當時就覺得莫名其妙，現在編劇都那麼敷衍了嗎？那觀眾還期待什麼？」震驚過後，他毅然決定開始籌劃自己的故事。

新作在他看來是一個溫暖的甜劇，與當下市場上的短劇內容重複率不到1%。「這是一個有溫度的作品，我不敢說它一定能爆，但我很喜歡這個戲，它也代表了我的溫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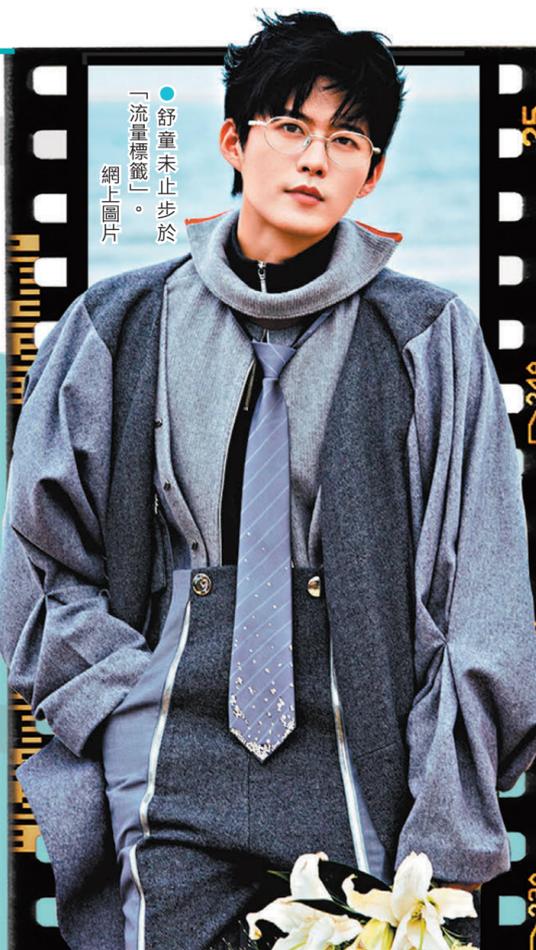
2024年他以短劇流量反哺話劇領域，出演開心麻花的話劇《烏龍山伯爵》男主「謝蟹」，承擔全劇70%台詞，5天票房破百萬元人民幣，他直言感到「很爽、很通透」。對於未來，他迫切期待能有出演年代劇的機會，渴望更多電視導演能看到他更多的可能性。

舒童向于和偉偷師標籤

同屬短劇賽道霸總「頂流」的舒童，同樣未止步於「流量標籤」，選擇主動破局。舒童入行3年拍攝近40部短劇，95%的霸總角色讓他躍升為短劇「頂流」。但他卻說：「比起被市場淘汰，我更怕無效輸出。」這份清醒讓他在高產期主動按下暫停鍵，走進正劇《沉默的榮耀》片場，在監視器後向于和偉前輩「偷師」。他將學到的表演理念融入自身創作，不僅讓霸總角色擺脫同質化，也讓正劇的表演邏輯與短劇的「一秒入戲」形成雙向滋養。

這份雙向打磨，也讓舒童成功敲開了更多長劇的大門。在新劇《玉茗茶骨》中，他卸下霸總人設，轉型演繹聽從差遣的管家，更跨界話劇舞台，在千人劇場的實戰中鍛煉表演張力，這份體驗又反哺到長劇與短劇的創作中，讓他的表演既有短劇的精準，又有長劇的厚度。

短劇用高頻曝光讓演員被看見，長劇用充足空間讓演員沉下心；短劇鍛煉的快速應變能力，適配長劇的高強度創作，長劇打磨的表演內力，又讓短劇角色更有靈魂。短劇演員的經歷正在改變一些行業的刻板印象——短劇不是長劇的「對立面」，而是能互相影響，日漸成為彼此的「養分」。



●舒童未止步於「流量標籤」。網上圖片



●孫樾深知「求變」的重要性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舒童憑霸總角色躍升為短劇「頂流」。網上圖片



●孫樾出演話劇《烏龍山伯爵》。網上圖片

●孫樾自編自導自演《冤家請簽收你的小星星》。網上圖片



●舒童參演《沉默的榮耀》沉澱演技。網上圖片



●舒童在《玉茗茶骨》中表現亮眼。網上圖片

許夢圓換賽道殺回來

「短劇讓我有流量和選擇權，長劇則讓我找回表演的沉澱感」，許夢圓說，她在長劇的慢節奏中修復快節奏短劇帶來的疲憊，而短劇積累的人氣也讓她長劇作品自帶關注度，實現流量與口碑的雙向收割。

許夢圓的演藝之路，藏着太多「努力未被看見」的遺憾。從早年出演口碑網劇《你好，舊時光》，到輾轉騰訊、愛奇藝等平台的劇，17年的演藝生涯裏，她演過不少輕喜劇角色，跑過大小劇組，卻始終沒能有效走進大眾視野。「以前拍長劇，角色戲份有限，後期到上線要等1年，觀眾轉眼就忘」，她坦言長劇市場的慢節奏與不確定性，讓自己的表演始終缺少一個「爆發口」。

2024年機緣巧合下她接了第一部短劇，沒想到這個「帶着好奇心嘗試」的決定，讓職業的困境得到破局。與何聰睿搭檔的三部短劇一經上線便成爆款，不僅讓觀眾記住了這個靈動的女孩，也幫許夢圓在短劇中鍛煉出「情緒快速快出」「快速建立角色信念感」的能力。很快，她又接到了兩部夢寐以求的古裝復仇類長劇邀約。



●許夢圓藉短劇成功積累人氣。受訪者供圖

90後演「阿姨」逆襲 鄔倩想拍偶像劇談姐弟戀

演員張頌文曾在紀錄片中指出，內地註冊演員超過30萬人，但真正能被大眾所熟知的不足5%。這意味着95%的演員只能在劇組奔波跑龍套，或轉行另尋出路。2024年前演員鄔倩正是這樣的狀態。

入行十餘年，已經34歲的鄔倩演過《墨雨雲間》《柳舟記》等熱劇，但都是「孩子他媽」「隔壁大嬸」這類不起眼的角色。最讓她焦慮的是戲約斷檔，「拍完這部戲，不知下一部是什麼時候，經常一個多月沒戲拍。」踏入30歲後，她時常感到迷茫，甚至賣過護膚品、保健品，只為在上海生活下去。

2024年初短劇市場群雄割據，老演員們對拍短劇多少有些不屑，覺得團隊不專業、內容粗鄙、收入低，都是混不下去才去拍短劇。但隨着長劇市場持續收縮，很多演員為生計「偷偷摸摸」接短劇，鄔倩也是其一。

鄔倩的首部短劇並非主角，一天收入3,000元左右，拍6天每天十幾個小時，遠低於她在長劇的身價。「我也猶豫過，但說服自己就當去玩，看看短劇多不專業。」這是枱面話，私下她清楚，在新賽道沒作品，沒資格矯情。委屈時她對自己說：「或許，亂世出英雄呢？」

第二部是頭部製作公司歡瑞世紀的《夕陽玫瑰》，男主角為老戲骨王崗，她毫不猶豫就答應參演。她從未想過30歲後還能當女主角，而歡瑞世紀也開始踏足短劇，「說明短劇到了時代更迭的轉角」。

第三部是內地知名短劇製作團隊「聽花鳥」的《閃婚老伴是豪門》（簡稱《閃婚》），這也成為她事業的轉捩點。起初她因要試戲而拒絕，從業多年她從未為角色試戲，但最終被選角導演的7個電話打動。

幾個月後《閃婚》上線B站，鄔倩首次體驗到「爆劇」的滋味。在橫店的殺青宴上，幾乎每桌人都來和她敬酒，說看過她的劇；有製片人說這是第一部自己付費看的短劇；5天內她的社交賬號從幾千粉漲到16萬粉。「咱也是有粉絲的人啦。」其後不到兩年，她接拍20多部短劇，心態也發生轉變。「去年年初我還把拍短劇當成跳板，現在我覺得短劇前景更好，想把這個賽道夯實了。」

短劇「越拍越香」，讓她每月都能圈新粉。當然鄔倩也清醒意識到頻出爆品不易，自己多少有點走運，撞到了「中老年賽道」的風口。她直言：「現在有不少老戲骨也想嘗試短劇，甚至願意自降身價，可市場處於『僧多粥少』的狀態。」網友說鄔倩是「90後闖入阿姨賽道」，她欣然接受，但也期待有一天能拍偶像劇，讓她也闖一把「姐弟戀賽道」。



●鄔倩因《閃婚老伴是豪門》爆火。網上圖片

